

风光四季

# 醉美金银花

□何龙飞

初夏时节,故乡的金银花最为灿烂、芳香,总是我醉美的记忆。

记得儿时,我从父亲的嘴里知道了金银花,好看,香气十足,既可为茶,又可当药,乡亲们都喜欢它。每到此时,父亲都会带着我来到田边地角寻觅金银花。哦,看见了,或白或黄的金银花,分外引人注目,再一嗅,那花香径直浸入心脾,连灵魂都快陶醉了。

既然金银花如此美轮美奂,那么就认真观赏。我和父亲观察绿叶映衬下绽放的金银花,不时发几句感叹。欣赏之余,父亲脱下外衣,放在地上,权当“簸箕”。再弓着身子,将大拇指和食指搭在一起,一张一闭,摘下可人的金银花。循环往复一番,一把把金银花就摊在了外衣上。大约半小时后,父亲将外衣挽好,一手提着金银花,一手牵着我,满脸喜悦地回家。打开外衣露出金银花后,花香很快弥漫开来,乐坏了父母,醉了我的心灵。

母亲找来簸箕,将外衣中的金银花取出摊于簸箕内,予以风干。接连几天风和日丽,实在妙极了。金银花晒干了,父母把金银花装进了口袋里,用绳系好,悬吊于屋梁上。

平时,父亲就把干金银花当做“茶”。开水冲泡,金银花不单形美,还芳香扑鼻。受父亲的影响,我和母亲也享用到芬芳的金银花“茶水”,那喉一口后啧啧的感叹声就习惯不惊了,有客人来访,父亲也会泡一杯“金银花茶”予以款待。当得到客人的赞许时,父亲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,与金银花一样,唯美至极。

尤为重要的是,有了金银花的装扮与服用,我不仅身体棒棒,还有了学习的动力与浓厚的兴趣。金银花盛开的时候,我的作文一次次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;金银花茶飘香的时候,我考上高校,到城里读书;金银花醉美时,我觉得真爱,成家立业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基于此,能不感恩、讴歌金银花吗?无论回乡零距离地观赏金银花,还是凑近鼻子闻花香,或是泡一壶金银花茶细品,我时刻思念故乡的金银花。

转眼间,又逢初夏,故乡的金银花一定呈醉美之势,父母一定定期盼我常回家看看。乡愁升腾了,我还等什么,只会吟诵着“金银赚进世人忙,花发金银满架香”、“金花间银蕊,翠蔓自成笑”、“金银花袅袅婷婷野蔓,风风火火山梁”等诗句,去赴一场浪漫而热烈的花事,去重温儿时的旧梦,去享用血浓于水的亲情。

陈年旧事

# 姥姥的向日葵

□郑江



小时候,我总是盼着暑假快点到来,因为放暑假了,我就可以去姥姥家了。姥姥的房子不大,却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院子。每年春天,姥姥都在院子四周的墙根种一些向日葵,这些都是姥姥特意给我种的,因为姥姥最了解我,知道我最喜欢吃向日葵籽。

三年级的暑假我去姥姥家,一路进大门,就兴奋地大声喊着:“姥姥,我来了。”话音刚落,只见姥姥微笑着伸开双臂,小脚迈着碎步,快速迎了出来,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,嘴里连声说着:“我就知道你这两天准到,我哪也不去,就在家等着你呢。”

进了屋,姥姥用手指着院子里的向日葵说:“看,今年的向日葵长得真好,只是现在还稍嫩点。姥姥知道你们要到了,都已经提前摘了两盘,晒干炒熟了。”随即,姥姥从吊在房梁上的小筐里拿出一个袋子,“哗”的一声倒在床席上。就在这个时候,从门外呼呼啦啦跑进了三个孩子,“我看见你来了,就把他们两个也找来了。”说话的叫小二,他看见床上的向日葵,嚷嚷道:“奶奶可抠了,一颗也不给我们,说是等你来才能吃。”看着我们互相问候的情景,姥姥笑得合不拢嘴,系着围裙去做饭了。

欢乐的暑假就这样开始了!一日三餐,姥姥换着花样,给我做好吃的。邻居们也隔三差五地送来拿手菜,小伙伴们成天领着我不是玩游戏,就是逛公园、看电影,带来的作业早就忘到脑后了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就在我玩得亦乐乎的时候,回家的日子转眼就到了。在我们走的前一夜,姥姥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我躺在床上,看见姥姥在给我们收拾包裹时,把一大袋向日葵装进里面,并一边既像是叮嘱我,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:要听爸爸妈妈的话,好好学习,姥姥年纪大了不中用了……

姥姥很爱我们,她平时省吃俭用,把省下来的钱都给我们买好吃的了。即使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向日葵,在我们来之前,姥姥都会舍不得给邻居的孩子吃。

姥姥的向日葵是香香的,一颗颗饱满光亮,吃进嘴里齿颊留香;姥姥的向日葵是暖暖的,带着对我们深深的爱。姥姥去世已经十多年了,但姥姥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。

地名故事

# “美人塚”的故事

□陆军

在淮海农场,有个地方叫“美人塚”。说起这个地名,还有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据说,很早以前,在“美人塚”有一位身材高挑、腰腿脚大、奇丑无比的姑娘,不知怎么迷路了。没有办法,她只能到荒滩上的人家乞讨以求活命。更不幸的是,她刚摸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前,可能是饥饿过度的原因,或是因为疾病,竟然倒地身亡。从她身上的装束来看,勉强遮体的衣裳,加上一个吃饭用的碗,没有人听见她说过话,更不知她从何而来,让当时的人们很是惊奇。荒滩上本来就很少见到外人,加上又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突然身亡,这就变得更加离奇起来。于是消息不脛而走,一传十,十传百,久而久之,人们故意反其道而行之,把这丑女人死亡的地方,就叫成了“美人塚”,并流传至今。



采花女 郭开国 摄

节日溯源

# 母亲节的由来

□冯小雨

母亲节最早源于古希腊的民间习俗。母亲节起源于美国。1906年5月9日,美国费城的安娜·贾薇丝的母亲不幸去世,她悲痛万分。在次年母亲逝世周年忌日,安娜小姐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,并鼓励他人也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对各自慈母感激之情。此后,她到处游说并向社会各界呼吁,号召设立母亲节。她的呼吁获得热烈响应。1913年5月10日,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,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。从此就有了母亲节,这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母亲节。如今,母亲节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节日。

母亲们在这一天通常会收到礼物,康乃馨被视为献给母亲的花,而中国的母亲花是萱草花,又叫忘忧草。这一天,人们总想方设法使母亲愉快地度过节日,感谢和补偿她们一年的辛勤劳动。最普通的方式是向母亲赠送母亲节卡片和礼物。节日里,每个母亲都会满怀喜悦的心情,接受孩子们

和丈夫赠送的玫瑰花或其他花束、糖果、书和纪念品。特别是当她们收到小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的上面用蜡笔稚气地写着“妈妈,我爱你”字样的卡片时,会感到格外自豪和欣慰。但最珍贵、最厚礼的礼物还是把她们从日常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,轻松地休息一整天。

这一天,许多家庭都由丈夫和孩子们把全部家务活包下来,母亲不必做饭,不必洗盘刷碗,也不必洗衣服。不少家庭还有侍候母亲在床上吃早饭的惯例。母亲节创立后,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。按惯例,“国际母亲节”被定在每年的5月11日举行。虽然,有一些国家是在一年中不同的时节庆祝属于他们的母亲节,然而,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,都是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庆祝母亲节。

今年的母亲节到了,祝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!

岁月展痕

# 农谚拾趣

□颜玉华

中国农谚源远流长,在民间流传相当久远,不少古书上早有记载。例如,现今流行的“秧好半年稻”,“麦要浇芽,菜要浇花”,“处暑萝卜白露菜”,……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等农谚,见于于明末的《沈氏农书》;“寸麦不怕尺水,尺麦怕寸水”,见于于明末的《天工开物》;“无灰不种麦”,“收麦如救火”,见于于16世纪初的《便民图纂》;“不冷不热,五谷不结”,“六月棉被盖,农夫必亏债”等,见于于14世纪初的《田家五行》。

古书中引用的农谚,还往往冠以“谚云”或“古人云”等字样,说明被引用的该句农谚起源更早,到底早在何时,不一定都能在文献上找得到。至少目前所知,有些农谚可以远溯至数千年前,如江淮农谚:“三月清明不要慌,二月清明早下缸”(指浸稻种),见于于西汉公元前1世纪桓宽的《盐铁论》轻重第十四,“茂林之下无丰草,大块之间无美苗”,“霖雨不终日,颶风不终朝”,与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三章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”异曲同工。

农谚的渊远流长,是与农业的起源相一致的。而农业的起源远早于文字记载,所以农谚的起源也一定在有文字以前了。如果说,音乐、舞蹈、歌谣都起源于劳动,那么,农谚则是农业劳动中从歌谣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。歌谣与农谚的不同,在于前者是倾诉劳动人民的思想、感情,即着重社会关系方面的;而农谚则是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谐



融洽过程中的经验总结,即着重生产方面的。这种区分是后来逐渐发展的结果,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截然划分的界限。因为农谚本来也可以包括除了农业生产以外的“立身处世”的经验。再说农谚的音律和谐,合辙押韵,形式动人,富有生活气息,也难与歌谣截然划分。古代农业社会更是如此,例如《诗经》中的“七月”、“甫田”、“大田”、“臣工”等等,既是歌唱农事操作的,又是农民抒发感情的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,农谚才从歌谣中逐渐分化出来的。同时,属于纯粹生产经验的农谚也不断增加,丰富起来,成为指导今日现代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家乡味道

# 麦稔稔

□刘百生

最近一次吃麦稔稔肯定是在十多年前的。那个春天的早晨,在菜市场买好了菜,走到门口,看到一位农民蹲在一只就连在农村也不容易见到的大筐后面,筐斗用一块透明的塑料薄膜苫着。近前一看,居然是卖麦稔稔的。我买了一斤,中午吃的就是麦稔稔炒韭菜。

麦稔稔,是用还没完全成熟的青麦粒加工出来的一种吃物。在粮食紧缺的岁月,到了春二三月,旧年的粮食吃完了,一年中最先成熟的麦子还在田里,没黄,这是一年中最受煎熬的“青黄不接”的日子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农民只好将麦田里刚刚灌浆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穗摘一些回来,搓去外壳和麦芒,再用石头磨子将青麦磨碎。



青麦粒的水分大,磨出来的呈条索状。麦稔稔可以上锅蒸熟了捏成团吃,也可以掺杂着一些蔬菜烧熟了吃。小时候,住在县城小镇上的我们并不喜欢吃到这麦稔稔,清香好吃。

后来,农民的吃粮问题逐步得到解决,人们倒也怀念起过去的岁月,想起这种特殊的吃物。倒也有人在每年春上,做一些麦稔稔,或是送给城镇的亲戚,或是自己吃。再后来,也有人把它拿到菜市场上去卖。

我工作之后吃到这麦稔稔,就是有亲戚在农村的同事送给我的,那是份大人情,贵重的礼物。中国人吃这麦稔稔还有历史的包袱。明万历年间刘若愚的杂史《酌中志》说,四月“取新麦煮熟,剥去芒壳,磨成细条食之,名曰捻转,以尝此岁五谷新味之始也。”清李光庭撰《乡言解颐》说,河北农村取雅麦之“将熟含浆者,微炒入磨,下条寸许,以肉丝、王瓜、莴苣拌食之”,这要算是一种讲究的吃法,不是农民们的苦吃法。

这四五年里,我们夫妇常到乡村去游玩。春天里,看到麦田里已经灌浆饱满了的麦穗,总想到小集镇上去找一找这久违了的麦稔稔。某次,在田边与一农民交谈,问起为什么现在没人做麦稔稔。他告诉我,做麦稔稔太麻烦也太辛苦了。搓麦壳子全靠双手,吃不了,现在用电动磨子多,石磨子也少了,磨不出稔稔来。关键是,以前舍不得做,现在不肯做。

时光流年

# 母爱缝补人生路

□宋莺

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每当咀嚼这首诗,我就会想起妈妈的针线包,家的味道是妈妈缝补的游子身上衣,“针线线连着女儿的暖,一双巧手缝缝补补,织出我一条人生路。”妈妈的针线包伴随着妈妈一生,里面装载着我童年美好的回忆,妈妈用其缝补一生的爱,缝缝补补悲欢离合的人生路,用种种千辛万苦换取全家的美满幸福,那五彩的丝线丝丝缕缕地牵动着游子的情愫!

小时候,我最爱玩妈妈的针线包,那就像一个百宝箱,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纽扣,还有五颜六色的各种用来做补丁的布头。小时候家里买不起玩具,妈妈就用那些漂亮的布头给我们缝制布娃娃,缝做装有沙子的布包和沙包,让我们玩抓子儿和丢沙包的游戏。妈妈的针线包如魔盒般,总能变出些好玩好看的东西来,缝制出美好有趣的童年。

上学了,我不好意思再穿打补丁的衣裳,但妈妈总是说: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妈妈还用针线包里的布头给我们做布书包,缝制袖套。那时我很羡慕同学在外面买的书包和袖套,总觉得外面买的更洋气、好看。现在才发现,妈妈把爱和勤俭朴素的美德都在缝制在书包里了!

长大后漂泊异乡,妈妈从老家赶来帮我做饭,总会带上她那个古旧的针线包,找出一大堆需要缝补或换松紧带的内衣裤和袜子等,每天吃完饭,妈妈就开始缝缝补补。当所有的衣、裤、袜补完,妈妈就让她该回老家了。我总是留不住妈妈,只能留下这针线线,如萦绕不断的缕缕乡愁,穿在身上,暖意融融。故乡丝丝缕缕的阳光仿佛幻化成妈妈的针线线,不管儿女远在哪方,总是连着儿女的冷暖。嗅着被妈妈缝补过的衣物,暗香盈袖,如游子嗅到乳香般阳光暖暖的味道。

那个熟悉的针线包,陪妈妈走过几十年缝缝补补的岁月,陪我们长大,陪妈妈老去。现在妈妈眼睛不好了,又患了颈椎病,医生叮嘱不能再埋头做事了。可妈妈总是改不了勤俭节约、缝缝补补的习惯。妈说,如果她不在,就没人给我缝补了,补一回算一回。听了让人不禁有些伤感,好多东西也会随着那代人的消失而消失。

游子如风筝,不管飞多远,也飞不出妈妈的针线,如月光密密织着的乡愁,萦绕在每一个望月思乡、想念妈妈的夜晚。

乡愁悠悠

# 打麦场记忆

□魏益君

每年麦子收割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当年农村那些光滑的打麦场,想起父辈们劳作在打麦场的喜悦情形,想起幼时玩耍在打麦场的天真烂漫的童趣。

记忆中,最早的打麦场是大集体年代的生产队。那时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打麦场。每年芒种前夕,爷爷牵来牛,套上石碾,一边往场上泼水,一边碾压,直至碾压出细细的泥浆,打麦场像一面平整的镜子。

麦收的时候,一担一担的新麦被农民们源源不断地挑进打麦场,爷爷乐呵呵地忙碌着。越是太阳最毒的时候,爷爷越是要牵过牛,套上石碾,一遍一遍碾压被毒日头晒得爆裂的麦穗。麦粒差不多都脱落的时候,大伙一拥而上,用铁叉翻去麦草,喷香的麦粒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扬场是个技术活,会扬场的人,空中撒一片,地上一条线,麦糠迎风飞,麦粒自成丘。麦收忙忙的时候,爷爷是吃住在场头。我喜欢给爷爷送饭,送饭时就约上一帮小伙伴到打麦场里热闹一番。

傍晚,打麦场里的麦子都已经堆积到一起,形成了一座座小山。爷爷坐在场边的石碾上吃饭,边看我们这帮屁股孩子在光滑的打麦场里上蹿下跳。我们举着木头手轮,模仿着电影《地道战》里的镜头,绕着麦秸垛,打鬼子,捉汉奸……

天全黑下来的时候,我们就围拢在爷爷身边,听爷爷讲故事。空旷的打麦场里,夜风习习,飘着新麦的清香,飘着爷爷那声情并茂的神话故事。

后来,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土地承包到户,生产队的打麦场就渐渐消失了。

没有了集体的打麦场,家家户户零星的打麦场却渐渐增多。每年麦收过后,人们就在自家的地头平整出一块场地,一边泼水,一边拉着石碾碾压,没多久一块光滑的打麦场就完成了。我们家的打麦场就在村头,父亲继承了爷爷打麦场上的把式,打麦扬场样样在行,看谁家不会扬场,父亲就跑去帮着干上一阵。有一个多月,庄稼人与打麦场为伴,完成了小麦的收割、碾压、扬场、晾晒等工序。忙过了麦收季节,人们等来一场喜雨,将打麦场翻耕重新种上庄稼。

如今,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应用,农村的打麦场已经隐退在岁月的深处。但,凝结着庄稼人辛勤与智慧,曾经繁忙热闹的打麦场,却深深地留在了我们一代人的记忆里,让人怀想,让人留恋。

